

## 從捷克復活節看宗教世俗化

孫吉箴、鄭得興

### 前言

我們許多人可能都會認為西方人都是信仰天主教或基督教，然而捷克人可能是歐洲最不相信上帝存在的民族，捷克全國人口不到二成有宗教信仰，其中大多為天主教。不過在捷克，復活節卻是家家戶戶幾乎都會歡慶的重要節日，捷克人在復活節時並沒有濃厚的宗教過節氣氛，那捷克與其他國家人民對復活節的意義有何不同？

復活節最初其實是源自於多神信仰，本文將釐清復活節為何被基督教化，並且探討復活節的慶祝意涵；另外，涂爾幹(2011)在《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中表述「過去的神已經變得越來越老朽了，已經壽終正寢了，而其他神還沒降生。」過去捷克人的神(信仰)是誰？為甚麼過去的神(信仰)已經逝去了？然而在這個「個人意識」走向的社會，未來的人們還有信仰嗎？甚至是未來的人們還需要神嗎？

這些問題不僅對捷克人而言是值得深思的，在探討宗教與當今社會的關係時，宗教信仰的現代意義為何，其實更值得廣泛注意。

### 復活節的由來

復活節最初並不是起源於基督教，早在基督教之前，在埃及等各地民間就有將蛋染為紅色以祭神、互相贈送代表祝福的習俗(韓婕，2007)。復活節的起源來自於古巴比倫的傳說人物「寧錄」(吳崇育：2014)，根據聖經記載，寧錄是真神耶和華所賞識的義人挪亞的曾孫：「古實又生寧錄，他為世上英雄之首。」(創世紀、十章、8節)「他(指寧錄)從那地出來往亞述去，去建造尼尼微、利河伯、迦拉和尼尼微迦拉中間的利鮮，這就是那大城。」(創世紀、十章、11~12節)寧錄雖然是義人的後代，但他的行事風格完全和耶和華背道而馳，不但爭強好勝，更是建造亞述帝國首都尼尼微這個罪惡城市「禍哉，這流人血的城，充滿謊詐和強暴，搶奪的事總不止息。」(拿鴻書、三章、1節)

接下來是眾說紛紜的古巴比倫傳說，有兩種說法，其一是古巴比倫王寧錄娶了自己的媽媽撒米拉密斯(Semiramis)，其二是寧錄喜歡上自己屬下奧尼斯(Onnes)的妻子撒米拉密斯(Semiramis)，於是寧錄強迫奧尼斯自殺，自己娶了撒米拉密斯(吳崇育：2014)，兩種說法的結果都是寧錄最後在戰場上為敵人所弒，

屍體四散，撒米拉密斯為了讓寧錄復活，到處尋找寧錄的屍塊，但最後遍尋不著寧錄的生殖器官，所以復活計畫宣告失敗，撒米拉密斯於是和人民宣稱寧錄已經升天，成為了太陽神「巴力(Baal)」。巴力傳到各地時，轉化為各個文化中不同的神，例如巴力同時是蘇美人的風神「恩利爾」，希臘人的「巴勒斯(Belos)」，巴勒斯就是後來希臘神話的眾神之首「宙斯」(吳崇育：2014)。

後來撒米拉密斯封自己為天后，宣稱自己是從月亮來的，在春分後的第一個月圓之夜，從一個降落在幼發拉底河的巨大月亮雞蛋裡所誕生的，所以撒米拉密斯成為了月神(Ishtar)。這時她懷孕了，她更稱自己是因為太陽神巴力的陽光而懷孕，這個孩子是神聖之子，也是新的太陽神巴力；孩子出世後，撒米拉密斯將自己生的兒子取名為搭模斯(Tammuz)。

搭模斯很喜歡兔子，因此兔子成為搭模斯的吉祥物；長大成人的搭模斯和他的父親一樣在戰場上戰死，撒米拉密斯宣布為了紀念搭模斯並讓他復活升天，每年必須要有為期四十天的「哀哭期」(吳崇育：2014)，聖經中也有提到異教徒婦女們為搭模斯哭泣的景象：「他領我到耶和華殿外院朝北的們口，誰知，在那裏有婦女坐著為搭模斯哭泣。他對我說，人子阿，你看見了嗎，你還要看見比這更可憎的事。」(以西結書、八章、14~15 節)

撒米拉密斯因此訂定春分月圓後的第一個星期日為搭模斯復活紀念日，稱為 Ishtar Sunday(吳崇育：2014)，民眾以雞蛋和兔子來慶祝。

### 復活節的「基督教化」

早期的教會是於猶太人傳統節日逾越節當天紀念耶穌的受難與犧牲，並沒有「復活節」這個節日，聖經中也無提及必須慶祝耶穌復活；逾越節的計算方式是猶太曆的尼散月(約我國國曆四月左右)的 15 號(吳崇育：2014)，猶太曆依照月亮變化而定，故每年的逾越節皆會有 18~30 個小時的誤差(信望愛選民事工差會：2012)。

後來，包含羅馬在內具有深厚影響力的部分教會以耶穌在星期日復活為由，將紀念耶穌受難的儀式改到逾越節後的星期日，連帶著慶祝耶穌復活，然而仍有教派堅持遵守傳統，只過逾越節，這其中的爭執不斷(WorldsLastChance 教會)。

公元 325 年，羅馬皇帝君士坦丁一世在尼西亞城召開第一次尼西亞公會議，此次基督教大公會議決議訂定復活節的固定計算方式，從此復活節被訂於春分後的第一個月圓之後的第一個星期日，這樣的計算方法恰巧與 Ishtar Sunday 重疊，於是復活節的慶祝儀式中就混入了許多巴比倫的習俗，例如復活節彩蛋、復活節兔等等，甚至使用和 Ishtar 相

似發音的 Easter 來稱呼這個節日(吳崇育：2014)。

## 宗教世俗化

涂爾幹(1999)在《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中闡明宗教是社會的一面鏡子，反映社會所有的面向，是人們集結和生活相關的一切再表現出來的象徵，「宗教反映著社會的所有方面，甚至是最卑鄙無恥、最令人生厭的方面，任何東西都可以從宗教中找到。」(涂爾幹，1999)

宗教、神、信仰這些都是涂爾幹所認定的社會共識，宗教世俗化是指工業社會中不再存在著社會共識。宗教世俗化被認為是從傳統社會到現代社會的必經過程，人們開始質疑、不再相信宗教，它縮小成人類文化的一個範疇，宗教不再是生活的主宰，例如君權神授，相信君王的權力是神所揀選的這件事就是一種社會共識，在現代社會中不再出現君權神授，這是一種失去社會共識，也就是宗教世俗化的表現。

農業社會常常是一家人或者甚至全村的人皆從事相同的工作，例如全家人一起耕種一塊土地、全村人都是礦工，這樣單純、同質性高的生活促使人與人之間連結緊密，並且社會以「家戶」為單位，生活圈也幾乎重疊，在這樣生活單純、極少外在刺激的情況之下，人們通常會毫無質疑的繼承父母或家族的信仰、價值觀，如果改變信仰，也經常是一個家

族一起改變，甚至是一整個村落一起改變，例如常常可見台灣原住民經由傳道士宣道，整個部落從原本的祖靈信仰轉變為天主教或基督教信仰。信仰在農業社會也經常是劃分不同種族的標誌，農業社會的人們願意為心中的真理而戰，為了真理而奉獻生命是崇高而神聖的，這樣的情感放到工業社會通常只會被商人海撈一筆或者被訕笑。

工業社會中每個人所從事的工作性質都不同，例如服務業、工業等等，因此相對農業社會來說，個體的獨立性、異質性提高，在經濟獨立的前提之下，個體自主性也會相對提升，加上外在的刺激，例如科學發展，故人們開始質疑原本所依存的社會共識，不再原原本本的接受篤信從父母而來的信仰，宗教成為個人的價值觀，無法保有對於所有人共通的意涵，甚至可以說社會共識正逐漸崩解了。

雖然原本的社會共識漸漸消失，但人們依然是需要社會共識的，現代社會中飄渺無根的人們反而更需要一個新的社會共識來填滿失去人與人緊密聯繫的空虛感，而這個新的價值觀必須是建立於個人意識高漲之上，目前社會的普遍信仰是科學與資本主義，科學是影響宗教世俗化的重要因素，因為宗教是人們解釋世界的一種方式，科學與資本主義取代了原本的信仰，比方說以前中國人相信打雷是天公要劈死壞人，現在科學證明打雷是因為閃電通過空氣而同時釋放高能量，將周圍的空氣急劇膨脹產生衝擊而形成的聲

波，積雲所帶的電達到一定程度，就會穿過空氣放電，使兩種電荷中和。但從另一角度來看，科學也是一種新興信仰，是一種嶄新的詮釋世界方式，例如相信人類是從猴子演化而來的，而不是神所創造的；隨著資訊科技的進步，人與人之間透過 3C 產品和網路可以很輕易的聯絡、交換近況與資訊「儀式必須保證信仰不能從記憶中抹去，必須使集體意識最本質的要素得到復甦。」(涂爾幹，1999)當從日常生活中就可以得到集體意識的復甦時，人們便不需要儀式了，所以節日的慶祝已經失去傳統時候為對方祈求好運的功能，也因為科學，不再相信這些儀式能夠有甚麼效用，漸漸地對失去社會共識的人們來說節慶只是單純的假日。

除了科學，另一影響現代社會宗教世俗化的重要因素是資本主義，社會學家韋伯(2009)在其著作《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中闡述新教喀爾文教派教義恰恰與資本主義不謀而合，韋伯認為新教倫理是國家繁榮的基礎，努力工作是個人在世的使命，世俗的成功可以作為個人被上帝「揀選」的一個標誌。新教促使人們追求更多、更高效率的財富累積，使得工具理性也同時得到充足的發展。韋伯所提出的工具理性概念是指人們為了追求一個目標用各種手段方式去達成它，行動者從效益最大化的立場來考慮，並漠視人類精神層面的想法，隨著資本主義和工具理性同時發展的狀況下，讓宗教對人們的影響力漸

漸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人們追求財富、成就的直接慾望，而非先前的「榮耀上帝」和「證明自己的價值」。物質與金錢成為人們考量的首位，於是工具理性逐漸走向極端化，工具理性不再是幫助人們的工具，而是套在現代社會上的枷鎖；人類社會由農業社會走向工業社會的過程中，個人意識的抬頭造就人與人之間多數的時間只為自己的最大利益而活，少了被宗教強大影響力的制約，可以說改信了「金錢」導致在節日的慶典方式上也有了極大的改變，人們不再相信遵循宗教、祈求好運的「功效」，與其做這些不知道是否真正有用的事，不如做其他具有實質意義的行為，例如與朋友聚餐等等，所以時至今日，節慶對多數人而言只是單純的「放假」、與家人朋友的聚會，或是形式上的習慣準備過節的食物、用品，而不在乎節日真正代表的意涵是什麼。

宗教世俗化不僅僅是宗教從人民的「天」縮小為個人本身的「特質」，它也同時代表社會理性化的過程，不再相信祈禱、獻祭、做善事就能改變，而是相信可以計算的、可以被系統化的東西，並自己完成，值得注意的是理性化被現代社會過度詮釋為好的發展，雖然理性化帶給現代社會高速的經濟、科學各項發展，但當人們以為自己跳脫宗教盲目時，殊不知自己跳進理性的圈圈，一樣是一種盲目，理性化被錯誤假設為是一種絕對進步，社會學家韋伯(2009)對於理性化的未來並不是那麼樂觀，他認為理性化最終將人們驅趕至一個

由自己建造出來的「鐵籠」(Iron Cage)裡，人類會被科層體制、官僚、周延縝密的法章規定給壓垮，所以宗教已不是維繫社會的道德力量，宗教世俗化並不是全然文明象徵，反而必須謹慎思考人類是不是正逐步淘空原本支撐自己的信念，忽視感性合理性之間的平衡。

## 宗教對於捷克人的意義轉變

### (一)歷史層面的影響

西元 845 年 1 月，即有 14 名波西米亞貴族前往雷根斯堡晉見路易二世，並接受天主教的洗禮。捷克在西元 929 年時建國，波西米亞的君王溫徹拉斯一世是由其祖母柳吉米拉一手拉拔長大，受到祖母的影響，溫徹拉斯一世篤信天主教，溫徹拉斯一世一邊使波西米亞人民從原本的傳統信仰改信天主教，一邊增收稅賦、穩固邊疆，使得社會穩定，布拉格成為當時數一數二的貿易大都市(鄭得興，2017)。

波西米亞在西元 1310 年開始接受盧森堡家族的統治(周力行，2015)盧森堡家族是日耳曼人，對於波西米亞人來說，是個不折不扣的外來者，這些日耳曼國王中最受人民愛戴的君主是查理四世，查理四世將布拉格的發展推向高峰，他建造「石頭橋」(也就是後來的查理橋)、成立查理大學，同意提升布拉格主教教區躍為大主教教區，從此布拉格大主教能夠為波西米亞的君王進行加冕。

查理四世相當尊崇聖溫徹拉斯，也就是溫徹拉斯一世，他不但修築聖溫徹拉斯禮拜堂，更是將自己的兩個兒子都命名為溫徹拉斯；查理四世為波西米亞翻開史上最為繁華的一頁(鄭得興，2016)但好景不長，查理四世逝世後，溫徹拉斯四世繼任，此時波西米亞王權低落，貴族紛紛覬覦皇權，行事風格較為軟弱的溫徹拉斯四世疲於面對這些權力鬥爭，無暇好好治理國家，人民漸漸感到不滿(鄭得興，2016)；溫徹拉斯四世在胡斯的宗教改革運動的開頭時，出於政治立場是抱持著贊成的態度，但在天主教教會群情激憤的撻伐壓力下，他終究任憑胡斯於 1415 年被判刑燒死。

宗教改革運動影響波西米亞人深遠，胡斯是一名出身清寒的神學士，他靠著自己念完查理大學神學院學士學位後，到布拉格的伯利恆禮拜堂做牧師，當時布拉格的禮拜堂皆以日耳曼人為主要服務對象，並沒有使用捷克語講道的教堂，於是胡斯開始使用捷克語講道，便吸引了許多捷克人前來聽講；胡斯批評天主教教會腐化、崇尚階級制度、剝削貧苦百姓、買賣贖罪卷等等，他極力宣揚宗教平等的概念，這樣的觀念獲得捷克普羅大眾與貴族的支持(鄭得興，2016)，但卻得罪了大主教，胡斯被認為是異端份子。

儘管一開始有溫徹拉斯四世的支持，但後來溫徹拉斯四世在自顧不暇的情況下贊同了教會販賣贖罪卷的行為，無法保證胡斯的安

全，胡斯只好離開布拉格逃到南方暫時避難。(鄭得興，2016)

西元 1414 年，神聖羅馬帝國皇帝吉格穆德邀請胡斯參加康士坦斯會議，這場宗教會議的目的是為了解決目前教會的分歧，吉格穆德皇帝向胡斯保證會聽取他的建言並且無論他說了甚麼最後都可以平安返回波西米亞，在這樣的保證下，胡斯動身前往康士坦斯，沒想到他才剛抵達目的地就被議會以異端的罪名關進大牢裡，隔年(1415年)7月6日被處以火刑。(周力行，2015)吉格穆德皇帝的出爾反爾和胡斯的死讓波西米亞人無法接受，他們向康士坦斯議會連署表達抗議，群眾的憤怒之情無處宣洩，西元 1419 年軟弱的溫徹拉斯四世逝世，胡斯派革命正要在布拉格掀起滔天巨浪(鄭得興，2017)。

西元 1419 年 7 月 30 日發生「布拉格第一次擲窗事件」教士哲立夫斯基率領群眾攻擊布拉格新城的市政廳，將反對胡斯派的官員窗戶拋下，此事件是胡斯派革命的正式開端(鄭得興，2016)。胡斯派整體而言大致分為兩派：激進的塔波爾派(Tabor)、溫和的聖杯派(Calixtines)。溫徹拉斯四世逝世後，日耳曼皇帝吉格穆德預備前往布拉格繼承波西米亞國王，此舉更加引起胡斯派的反彈，胡斯派戰將濟之卡(Jan Zizka)率領了胡斯派軍隊打敗了吉格穆德皇帝的軍隊，更是打敗了十字軍；後來在不斷的戰爭之下，民怨四起，聖杯派(Calixtines)便和吉格穆德皇帝妥協，達成一起

打敗塔波爾派(Tabor)的決議，結束為期 15 年的胡斯運動(周力行，2015)。

15 世紀，信奉天主教的哈布斯堡家族透過繼承，斐迪南一世入主波希米亞，但是波希米亞人多半皈依胡斯教派，篤信新教，新教徒與一意推行羅馬天主教的斐迪南一世一度陷入了緊張。西元 1603 年，魯道夫二世為了博取波西米亞的支持而頒布「聖詔」下令寬容波西米亞的新教，但這份如意算盤並沒有成功，魯道夫二世最後被其弟弟馬嘉斯奪走了皇位，馬嘉斯是虔誠的天主教徒，他很快地便和波西米亞貴族們起了衝突(周力行，2015)，過沒多久皇權就被斐迪南二世奪走了。神聖羅馬帝國皇帝斐迪南二世是狂熱的天主教徒，他不斷迫害非天主教徒，促使原本在新教與天主教之間的衝突越發劇烈(鄭得興，2016)。西元 1618 年「第二次布拉格擲窗事件」激動的波西米亞貴族將信奉羅馬天主教的議員丟出窗外，此事件是整個歐洲新教與天主教之間三十年戰爭的導火線(周力行，2015)；新教徒在三十年戰爭中戰敗，未戰死的新教徒不是離開家鄉就是被迫改信天主教。

## (二)捷克宗教意義的轉變

從三十年戰爭之後，波希米亞淪為奧地利統治下的一個行政單位，捷克人民原信奉的胡斯教派信仰被迫改宗為天主教，天主教成為奧地利統治捷克三百年來的宗教意識形態，十九世紀捷克民族復興運動，特別標舉捷克的胡斯精神作為對抗奧地利的天主教，捷

克人將天主教視為奧地利外來統治者的迫害工具。胡斯精神到了十九世紀已不是一種宗教信仰型態，而是作為民族文化復興中建構捷克國族認同最重要的核心價值。

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捷克進入第一民主共和，人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然而許多捷克人都寧願選擇不信仰宗教的自由，因為他們在歷史上受制於奧地利政權之故，他們放棄了天主教信仰，但是他們並非全都回復對胡斯宗教的信仰，反而捷克人民在進入二十世紀的自由民主政體，他們一併選擇了放棄宗教信仰。

他們唾棄過去統治民族的宗教，但同時也放棄了自己民族過去的宗教信仰，因為這些宗教對捷克人民而言都不具有宗教救贖的功能。也就是說，對捷克人民而言，舊有的神明已不再具有意義，但他們也不期待新的神明出現，他們的生活態度變得很務實，尤其在歷經過德國納粹的統治(1939-1945)及共產政權的執政(1948-1989)，捷克人民更重視活在當下的生活價值，而不是去編織各種救贖的夢境。歐洲的基督教節日對捷克人而言成了生活上的歡慶，宗教神聖的儀式成了捷克日常社會的世俗功能，例如增加了節日趣味、家人團聚及朋友聚會的內涵。

### (三)捷克復活節的特殊習俗

1.捷克人繪製復活節彩蛋，並在自家烘烤羊形麵包(周力行, 2015)就筆者於捷克親身觀

察而言，捷克人較少於復活節市集購買任何節慶用品，大多都是自己製作。

2.捷克男生會在復活節時拜訪女性友人，並利用柳枝或是樹枝輕輕抽打女生的小腿或臀部(周力行, 2015)，這象徵為女性帶來好運、活力與美麗，而女生會以一杯烈酒或糖果作為回禮。

3.有些男生會對女生潑水，潑水的意涵同於用樹枝輕打女生，都是帶來好運、活力與美麗之意。

### 結論

回顧歷史，可以發現捷克的信仰之路走來曲折，從傳統民間信仰到天主教再到新教，又再回到天主教，接下來還必須面對 40 年共產黨的無神論，捷克人過去的神是耶和華、耶穌，共產主義曾經有一度也成為捷克人的社會共識，捷克人的宗教世俗化遠比我們想像的更早，可以說他們早就對宗教失去信心，而宗教就是社會共識，他們所相信的社會共識經常帶來不好的結果，天主教帶來迫害、腐敗，基督教帶來長時間的戰爭，共產黨帶來言論不自由、獨裁統治，正是因為這些負面結果，讓捷克人不再相信虛無縹緲的神或主義；對於捷克人而言，他們的歷史非常重要，這樣特殊的歷史背景形塑了捷克人的民族性，捷克人是實際的、是願意先屈膝等待機會的，這樣實際的、對於宗教不信任的個性更加深宗教世俗化的程度，信仰宗教的目的應是希望

個體、社會穩定，但捷克以往的統治者一再的撕裂這樣的認同；在捷克當地隨處可見教堂，雖然有很多教堂但捷克人幾乎沒有上教堂的習慣，甚至是不喜歡教堂，因為教堂是以前統治者所留下來的建築，對捷克人而言，教堂是以前欺壓自己的民族的象徵，也是戰爭的象徵。

復活節的「基督教化」一部分的原因來自歐洲不間斷的權力鬥爭、宗教紛爭，公元 325 年的第一次尼西亞公會議訂定復活節的計算方式，這個會議的與會者大部分是羅馬人，沒有猶太人，羅馬人原本就自認為比猶太人位高一階，處處想打壓猶太人，於是尼西亞公會議改變復活節計算方式，藉此壓制猶太人的教會(吳崇育：2014)，這便是權力的爭奪影響了宗教，印證了涂爾幹所說宗教是社會的反映，這一個宗教上的轉彎，也影響了後世慶祝復活節的集體意識。

捷克人原本慶祝復活節的集體意識是祈求多產、美麗、長壽、慶祝耶穌復活等等，經過捷克獨特的歷史與現代社會主要的價值觀，以及資本主義與科學的加速宗教世俗化下，可以發現比起慶祝耶穌的復活或祈求好運等等，現在的捷克人更重視和家人、朋友相處的時光，這個脈絡進而能夠解釋為何捷克人是歐洲最少人擁有信仰的民族；以前的社會共識已然過去了，不管是耶和華或是耶穌，都只徒留下一個形式，捷克人正自行塑造新的社會認同，相信自己實際所擁有的或可以

做的事，不再仰望高高在上的神、主教、貴族，延續胡斯精神，創造能夠把握住的社會共識。

## 參考資料

### 書籍

- 周力行著，《捷克史—波西米亞傳奇》增訂二版(台北市：三民書局，2015年)。
- 紀登斯(Anthony Giddens)著；簡惠美譯，《資本主義與現代社會理論：馬克思、涂爾幹、韋伯》新版(台北市：遠流，1994年)。
- 韋伯(Weber Max)著；李修建、張云江譯，《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北京市：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年)。
- 愛彌爾·涂爾幹(Emile Durkheim)著；渠東、汲喆譯，《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上海市：上海人民，1999年)。
- 鄭得興等著，《中東歐視野：歷史、文化與社會的觀察》增訂二版(台北市：松慧文化，2016年)。
- 《聖經》(香港：聯合聖經公會，1995年)。

### 專書文章

- 鄭得興，歷史篇，《前進捷克》，潘維大、張家銘主編，(台北市：松慧文化，2017年)。

### 期刊

- 莊慶信著，基督宗教倫理對全球化趨勢的回應，《輔仁宗教研究》第十七期，2008年。

### 講義

- 吳崇育著，你『希奇』了嗎，《「週二早安」聚會講章(摘要版)》(2014年)。

### 網頁

- 信望愛選民事工差會，2012，  
<https://www.fhl.net/main/Jews/Jews4.html>(2017.9.19)
- WorldsLastChance 教會，[http://c950485.r85.cf2.rackcdn.com/Easter%20The%20Pagan%20Passover%20\(Traditional%20Chinese\).docx.pdf](http://c950485.r85.cf2.rackcdn.com/Easter%20The%20Pagan%20Passover%20(Traditional%20Chinese).docx.pdf)  
(2017.9.19)

(本文作者孫吉箴為東吳大學社會學系大三學生，參加 2017 年東吳大學社會學系舉辦的「第三屆中東歐社會研究學術交流營」，進行捷克社會的實際踏查；鄭得興為東吳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捷克查理大學社會學博士。)